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看电视不得不看夹在其中的广告,如果这些广告有些艺术性,且形象阳光,那人们倒也会乐于欣赏的。惜乎这类好广告少了些。所以很遗憾地,并坦率地告诉那些广告策划者们:凡在播放广告时,我是当作休息时间的。当然,也偶有广告是较好的。

我也理解,策划者主观上绝不会有意识地宣扬这种有悖于道德的作派的,他或许是顾此失彼了。可在客观上却给了我们一个不佳的形象。

看电视广告

吴凤珍

近日,电视上有只广告,其形象我看是可以商榷的。

一尊思想者雕像旁有人在吃某品牌的方便面,一股香气直透进那思想者的鼻孔,思想者便被熏得馋而不能再思想了,便干涉这吃面者,其时突然——那思想者这雕像一手朝吃面者打了一记头皮,一手抢夺了吃面者手中的面而洋洋自得地吃了起来,而那原来的吃面者被打得跌倒在地,只得痛苦地在地上瞧着这抢面的强盗在吃原是自己的面!

还有一则广告我瞧了之后,却产生了与做广告者希望达到的效果之另外的效果了。——室内装饰布置讲究精致,金碧辉煌。一年轻男子满脸谄笑、作延请状。门外进来位年轻女子,用手抚摸着家具,眼望四周,面露满意之极的神态。——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不该苛求小辈结婚的新房像我们这一代只是一间旧房子、几样不可或缺的旧家具,就算蛮好了的。可,如果我们反过来把目光对照一下新人们父母的老房与他们的神态呢?特别是新郎的老爸!有的做了一辈子的房奴,为了约束自己花钱,口袋里从不放钱。

过去,老人们谆谆教导过我们,出门身边一定要存放一笔“打翻馄饨担”或“踩死小鸡”的钱。这乃以防万一的意外之道。这位“穷哥”连这个钱都不备了的。那么,万一肚子饿了咋办?在室内,喝杯水;在路上怎样?“唾液不是药,处处用得着。”

便咽口水当水喝了。他瞧着儿子的新房时——有时双眼噙泪水,有时则乐极而笑!这样的房奴老爸恐怕并非是个别!

又说回来,生活上一代胜一代总是大喜事。再说,各人自有各人的幸福观的。

有的操广告业者目光短浅,以为出镜率高或出镜的时间越长越好。而这只是广告后效果的部分规律。须知,出镜率高而无创新的广告,只能让人产生厌烦与反感:因为看多了极易产生视觉疲劳;听多了就会产生听觉疲劳。所以,我们苏州人解释这种现象时有句成语道:“好曲子没有三遍唱”。唱了三遍,最好的曲子也会让人厌烦。所谓的“百听不厌”者,我认为是指不在同一时间段内听这一百遍,否则也会倒胃口的。

同样有只酒的广告,在同一播放的时段内,竟播放两三遍,听得我直反感,心里想:若我要买酒时,就偏偏不买这只让听众听这么多遍广告的酒!其原因是:它占了我的时间,并强迫我听这令人厌烦的声音!所以说,广告商若是想讨广告主儿及听众的好,那得把功夫花在广告的形象上。播放的时间与次数是否可以有个适度。

——以上仅是一个电视观者的小感慨而已!

合适,再说了,蜜蜂死也是正常的,因为冬季寒冷,这些蜜蜂又是新招来的,里面的蜂蜜被取走了一大半,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无所事事的雄蜂会受到酿蜜和筑巢的工蜂的排挤,它们就会把这些雄蜂撵出去。”

冬至一过,天气更加寒冷。

二楼是没有人住的,时不时我们也会上去。因为前不久父亲招来了一桶蜜蜂,在楼上养着,所以有时候会去巡视一番,看看有没有缺糖或是桶子漏风了什么。

母亲吃完午饭,就上了楼。不一会,便跑下楼来,焦急地跟父亲说:“你的蜜蜂死了不少,桶子外面都死了,你快看看!”父亲不紧不慢,一边吃着自己的饭,一边说:“我一会去。”

父亲吃完饭,才见他慢悠悠地上去,拿了件烂衣服,说是为桶子包上,用来御寒的。我和他一起忙活,我们把整个木桶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用砖压上去,希望不会被吹开。

我说:“要不要把木桶移到屋里,这样就不冷了。”

他说:“不行,这样不

被撵出来的雄蜂

夏立楠

寒冷的冬季,如果你戴上口罩又戴着眼镜,时间稍长,镜片上便被雾气弄得模糊一片,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使用散热较好的树脂镜片,或者选择“防雾镜片”。也可在市场上购买“眼镜防雾剂”,一般的防雾剂都具有“清洁去污、防霜、防雾、保护视力”等功效,对皮肤无刺激,对镜面无腐蚀,使用方便,使用一次可保持1-3天不生雾。当然,你也可以自制“眼镜防雾水”,先将可完

全溶解的肥皂薄片放入10毫升温水中,制成肥皂液,再倒入30毫升甘油,最好能再滴入数滴松节油,最后搅拌均匀,“眼镜防雾水”就算制作成功了。使用时,只须将防雾水涂在镜片上,再用眼镜布擦拭,防雾水可保持3-4小时。这种方法,对于冬季经常在室外活动、又同时戴眼镜和口罩者最为适用,因为使用一次防雾水,眼镜镜片就可以半天无忧。

张健桐

大派对其实只为一个人——他五年前就爱上了黛西。黛西是个富家女,秉承这一阶层的价值观,盖茨比那身军装掩盖了贫穷身世,他们坠入了爱河。为了真正得到黛西,盖茨比在战场上成为英雄。可战争结束了,盖茨比仍然一贫如洗,他给了心上人一封信,请她等他发财成功以便“配得上”她。谁知黛西等不及了,她嫁给了最富有阶层的汤姆。

但是盖茨比仍执著于他的梦想,他有运气也有手段,短短几年,他的财富成为一个传奇。当他觉得自己的身价有资格重新赢得黛西的爱情时,黛西也确实为眼前实力不凡的盖茨比心旌摇曳,甚至想与之私奔,只是盖茨比认为这样做不名誉。盖茨比自以为他的财富地位以

怎样除去眼镜上的雾气

霍雨佳

黛西的爱,却不得不用他们那套成功标准来证明自己,并且盖茨比获得金钱的途径是灰色的,同样有着肮脏的原罪。看到这这时我暗付,如此盖茨比,又有什么“了不起”?

盖茨比有什么了不起?

张健桐

黛西的爱,却不得不用他们那套成功标准来证明自己,并且盖茨比获得金钱的途径是灰色的,同样有着肮脏的原罪。看到这这时我暗付,如此盖茨比,又有什么“了不起”?

直到最终,才看出一些端倪:盖茨比对黛西的爱确实婴儿般纯净,他只有付出,从无索

欲寄新词无驿使

叶良骏

岁末,是思念的日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举办中华诗词大会,世界各地去了不少诗人。开幕式上,家父坐主席台,发言、讲诗,忙得汗水涔涔。结束时,一个姑娘恭敬又体贴地扶着他走,他高兴地与这个不认识的姑娘聊起来。

姑娘头一回来中国。父亲告诉她,全家的根在中国,先祖从河南一路南下至福建,后在新加坡落户。他关照,如见到叶姓人,一定问一问,也许可以认祖归宗。家父告诉我,我家族谱上有先祖从河南叶县南下的路线图,追根寻源,叶姓人多半可从中找到自己的根。姑娘立刻认家父为亲家。这就是颖,那年她才20多岁。

颖学的是经济,却爱诗,她常与家父信件来往,勤于请教。逢年过节,执礼甚恭。家父常在我面前夸她,夸着夸着,就怪我不好好学格律诗,还说我的散文诗、十四行诗,“也能算诗?”每次总说得我火冒三丈。有一次我生了气,顿着脚大喊:“你收她做女儿好了!”说归说,还是怕“女儿”位置被人抢走。我憋了一口气,把丢了很久的古典诗词拾起来。幸好有点童子功,不久我就做了不少诗,那天扔在爸书桌上,他看了老半天说:“有点意思。”总算是肯定了。我重新写格律诗,要谢谢颖的。

不久,颖来中国发展,她在苏州外资企业当高管。她有投资头脑,在我们尚不明白房子与财富的关系时,她已买了几套房,很快完成了原始积累。金融风暴席卷而来,有好几套房贷的她,并没像我们担心的那样翻船。爸问她要不要帮忙,她总是说,我撑得住!其实,她如真要帮忙,我们也没办法帮!幸好,她毫发无损,安全着陆。那几套房后来翻番增值,她因此早早地成了富姐。在她不断诱导,甚至“威逼”下,我抄了个大底,也成了有房族,这又是要谢谢她的。

她工作、做诗、玩灯谜、旅游……一年年地过去,知道她活得很充实,就是一直没有她的婚讯。爸很着急,到处托朋友,人家一听,总摇头说,不

2004年,她说自己的钱够用,不用再打工了,她要去圆儿时梦,当一名医生。她考入南京中医药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整整苦读了8年。她每年得第一名,拿最高奖学金。她搏命似的读书,总是说,当医生人命关天,不好好读怎么行。博士帽戴上了,她又考执业医师。资格有了,又找聘单位。好不容易终于可当医生了,这一年,她已55岁,在中国已生活了近30年。不料,根据有关规定,她没法

再打工了,她要去圆儿时梦,当一名医生。她考入南京中医药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整整苦读了8年。她每年得第一名,拿最高奖学金。她搏命似的读书,总是说,当医生人命关天,不好好读怎么行。博士帽戴上了,她又考执业医师。资格有了,又找聘单位。好不容易终于可当医生了,这一年,她已55岁,在中国已生活了近30年。不料,根据有关规定,她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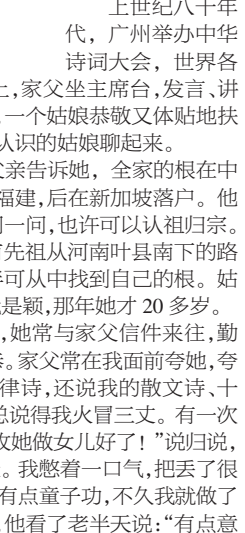
猫进入一些人的家庭,成为颇受宠爱的“准成员”。它小巧、机智、轻灵。一身柔软细毛,体态浑圆,偎于脚下或蜷缩怀中,便生亲切之感。若以手相抚,它用舌轻舔,别是一种诱惑。冬日黄昏,窗外有飘飘洒洒的雪,一灯荧荧,小火炉光焰熊熊,猫在身边小声絮语,睁开水晶似的浅蓝或碧绿的眼睛,像打开了童话的灯盏,你会忘记那拍击着窗棂的风和簌簌的雪花。

猫捕鼠能手,并以此技驰名,因而被引入家庭。现在情况有些变化,鼠在现代都市中数量递减,捕鼠手段、工具均有发展,猫的捕鼠功能已渐呈衰势。人们议论纷纷,有说它“光吃皇粮不办事”的,有说它因生活改善,贪吃猪肝牛奶早不在乎那耗子肉了。这些见解不

如他巨大的来之不甚干净的财富,但他毕竟没有与他们沆瀣一气,他的梦想虽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但他把这种梦想融入一份纯情的爱,比那些无耻的巧取豪夺、疯狂占有毕竟要纯粹一些,由此才酿成对那个肮脏阶层既心醉神迷又无比厌恶的种种悲剧。

片尾,尼克果然在盖茨比的传记封面加上了THE GREAT(了不起)这个字,我为猜对了那个英文单词而有点遗憾,因为盖茨比真算不上什么“英雄”,他只是那个金钱社会中趋同又叛逆的充满矛盾的一个悲剧人物而已,给他“了不起”这个定语,等于承认了遍地污浊,正如那些参加过盖茨比家派对的蝗虫般的人最终无一参加他的葬礼,那是多么令人悲伤的承认。

智慧快餐



在中国行医!深受打击的她上月来沪,与我秉烛夜谈,说到伤心处,点点泪珠在脸颊滚落。我不熟悉这一行,没法帮她。无奈的她,只好选择回国。

清晨送她去机场,抚着她的缕缕白发,望着她独自远去的背影,想着她未圆的梦,我心里酸酸的。她转过身对我挥挥手,大声喊:“良骏姐,我会回来的。”无奈飘蓬鬓已斑,可怜人难还!我久久地站着,说不出一句话。

她回国后再无信息。欲寄新词无驿使,无处问萍踪!

今宵灯谜

谢煜明
发型宛似“喜羊羊”
(京味小吃)

昨日谜面:谜面做得巧
(三字军事名词)

谜底:隐形机(注:隐,隐语;灯谜;机,机巧)

无道理,从功利角度看,讲“经济效益”,自然可以逐出门去了事,我倒倾向于不妨让它由狩猎、行刑的“斗争工具型”转为咪咪而戏的“小小伴侣型”。少女们、孩子们、老人们、家庭主妇们有一毛茸茸的“黑色幽灵”在膝下堂前奔走戏乐,也能拾得一点闲趣的。

猫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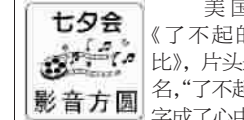
耿林莽

黑色幽灵,它脚步轻轻,不出声音,受到惊吓向你回视时,那双圆眼闪出的光阴森而冷峻,如小小铜元,如萤火虫之光,如两枚成熟的樱桃,有翡翠的色泽。

浅棕色的猫在黎明时走进屋来,伏在窗台上,好似一座“雾码头”,或停泊的船;黄猫便似尚未醒来的多梦草原,或草原上的蒙古包,一只挤奶的陶罐;白猫是寒冷冬天伏在雪原上的小山丘,有时它鼻中发出怪响,呼噜呼噜,是列车到站,在喷着气呢。

你在看一页书,或织毛衣,忽听到这呼噜声,是它睡着了吗?没有,它睁着眼睛。据说是“念经”,算“宗教”活动,也许在忏悔,为它挪致致残的鼠类作祈祷吧?一副慈悲为怀的面孔,胡须颤动着,一点看不出半小时前追杀小鼠的凶相了。

猫也谈恋爱。深夜,人们正欲入睡,它爬上屋顶去“幽会”。令人心烦的是“会”而不“幽”,大声呼叫没完没了,咪咪情歌,绵绵细语,怪声怪气,有时似不止两位,有“第三者”插足,甚至“多角”,有“广交会”性质,叫声此起彼伏,也有打起来的时候。碰到这样的“良夜”,就不觉怎么有趣了。有什么法子呢,恋爱,总得让人家谈的。



美国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片头未见片名,“了不起”三个字成了心中悬念,原文是great吗?如果是,那该是个什么样的重量级人物呢?

前30分钟主人公盖茨比没有出场,只是人们在议论他的神秘,还有从他那宫殿般的城堡里每逢周末华丽盛大的派对上得知盖茨比是个“钱比上帝还多”的超级巨富。他的私宅像个游乐场,派对不用请柬,全城的人都蜂拥来此狂欢作乐,烟花、美酒、狂歌滥舞,疯男痴女一派醉生梦死,一派拜金的奢靡与堕落。——这就“了不起”了?我不由地产生了些许厌烦。

好在情节仍在展开,总算了解到盖茨比家纸醉金迷的盛